

● 京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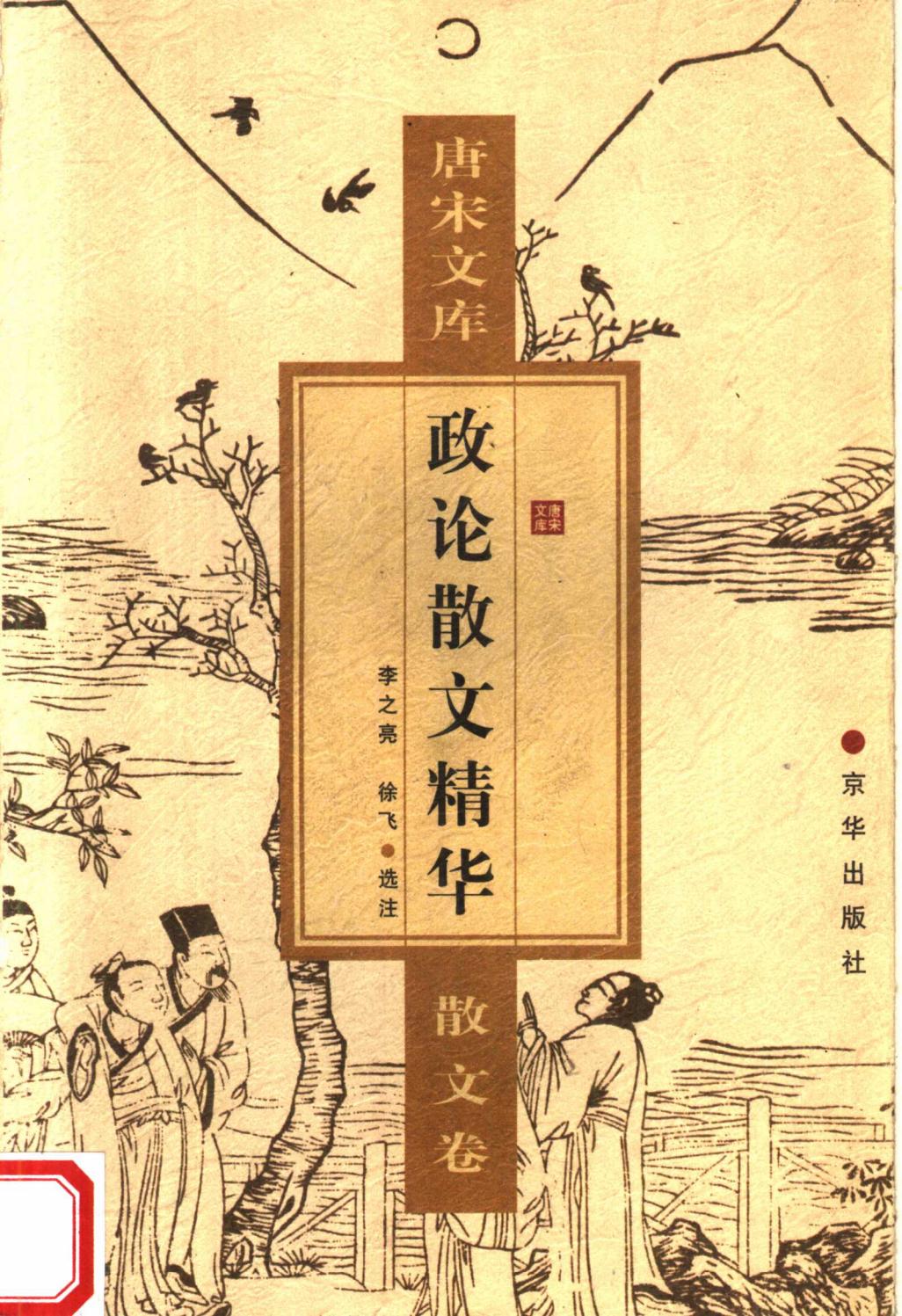
唐宋文库

文  
唐宋  
库

# 政论散文精华

李之亮 徐飞 ● 选注

散文卷



唐宋文库·散文卷

# 政论散文精华

李之亮 徐 飞 选注

京华出版社

## 前　　言

在我国文学史上，论文的起源非常早。论文的特征在于议论，不论是自然科学理论，还是社会科学理论，都是在人们不断的探索实践、批评与争论中逐步形成的。早期的人们对自然界、对社会的认识相对肤浅，“圣贤”之出，往往在旧的、不合理的现实基础上，通过强有力的论辩，升发出崭新的、更合乎自然规律、更合乎历史规律的理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可以说有了文章，就有了论文。

我国古代的论述文章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范畴，研究文学的人把这些论述性文章都归到文学中来。的确，早期的各种论文，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，如先秦诸子的散文，大多是就某种社会的、哲学的、政治的、军事的理论进行论述，但是这些大师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活泼生动，使人们在津津阅读的同时，接受了他们的理论，所以这些散文历久弥盛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丽珍宝，同时也为后世作家撰写论文作出了表率。

论述性文章都有一个核心的主旨，有的是论述某一哲学论题，我们称之为哲学论文。有的是论述某些军事思想，我们称之为军事论文。有的是论述文学的规律性，我们称之为文学论文。有的是探究美学的发展流变，我们称之为美学论文。有的则专就宗教教义而发表宏论，我们称

之为宗教论文或宗教哲学论文。此外，尚有历史论文、政治论文等等。历史论文中，有些专就历史的真伪进行论辩，有的则是借历史人物或事件来论述当前政治局势和政治方针，后一种论文严格地说，更接近政论。同时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政论文，其作者也往往列举许多历史人物或事件来印证自己观点的正确，因此我们认为，这两类论文虽然采取的论证手段和切入角度不同，但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完全相同的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把这两类文章都归为“政论”，我们选择了唐宋两代的史论、政论精华之作奉献给亲爱的读者。

唐宋两代的政论文直接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优良传统。众所周知，两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乐府和辞赋，优秀的政论文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《陈政事疏》《论积贮疏》等，历来为人所传诵，然而当时政论文作者寥寥，完全没有形成气候。所以我们说，“其间不容无贤”，但由于作家和作品均不甚多，没能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、道教、玄学盛行，政治混乱，文学上的成就也不甚高，政论方面的优秀散文更属寥寥。有些政治家如晋代的王导等，虽然也多献治国方策，但其文章枯涩无华，谈不上文学性，所以历来无人提及。

唐代是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，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怀有报国的激情，他们或是崇尚金戈铁马的军戎生涯，或是向朝廷献计献策，展现出一种积极高涨的精神风貌。加之唐太宗李世民崇儒尚文，网罗天下文学之士，所以从这个朝代一开始，就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政论散文。

中唐时期，唐王朝由盛转衰，但在文学上却出现了主张振起薄俗、以文章为武器而拯救国家、针贬时弊的古文运动，韩愈、柳宗元就是古文运动的伟大旗手。他们的文章既有充实的内容，又有强烈的震撼力，他们站在一个政治家的高度，对社会的积弊、朝廷的昏庸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。实践着他们“文以载道”的主张。韩、柳的政论散文成就，达到了先秦之后的最高峰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中、晚唐出现了一大批以文章为武器、为号角的散文作家，直至晚唐的皮日休、罗隐，虽然在文章气势上逊于韩、柳一筹，但他们用文章抨击黑暗现实、展示自我怀抱，也是深受韩、柳影响的。

宋代的散文，尤其是政论散文，总体成就更超过了唐代。从宏观上来说，是由于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接受唐朝毁于藩镇的惨痛教训，极力提倡文治，把文人治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。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形成了新的弊端，但从文学这一点上说，它极大地刺激了广大知识分子以文章报国的积极性。从微观上看，韩愈、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影响经过五代、宋初一段低靡之后，更以一种不可遏止的态势蓬勃兴起。以欧阳修为旗手的一大批杰出散文作者应时而起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等人，以自己丰富的创作，为宋代散文增添了奇异的光彩。这些作家如同时升起的璀璨群星，使宋代文坛出现了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辉煌。后人所说的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中，除韩、柳为唐人，其余六家均集中在北宋中期，这不能不说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，同时更是政论散文创作上的一大奇观，自此

以后近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，再没能出现这样的局面。因此，不论是从整体散文创作来说，还是从政论散文的创作来说，北宋中期这个特殊的年代，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金人南侵，宋王朝大片北方领土沦于金人之手，形成了南宋北金的局面。在国家沦亡、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，一些主张抗击侵略者的爱国志士，勇敢地表达自己誓死保卫国家的爱国热情，积极地向最高统治者献计献策，毫不留情地揭露投降派的丑恶行径，出现了一大批笔锋犀利、情绪激昂的政论散文，形成了政论散文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代，这个时期的政论文创作较北宋中期而言，凝重深沉似有所不及，而悲歌慷慨、动人心魄的激情却往往跃然纸上，读之令人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，具有相当强的鼓舞力量和感召力量。

政论散文的灵魂是“论”，不管是偏于史论还是偏于当时政治局面的论述，都离不开议论。一篇论文的优劣，主要表现在作者是否具有敏锐的思维、高远的识见。其次要求作者以汪洋恣肆、纵横捭阖的语言来透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，以强有力的论据、无可辩驳的史实使人心服口服。这就要求作者不仅要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，同时要有哲学家的缜密思维，又要具有文学家富于雄辩、富于感召力的语言，这些因素缺一不可。所以写好一篇政论文，要比写好一篇普通文学作品难得多。古往今来，哪朝哪代的大臣们没有连篇累牍的奏疏？但真正脍炙人口之作却寥若晨星。我们上面提到的晋朝宰相王导，他一生也写过许

多奏章，但是人们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位政论大家。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《文选》，其中政论类的作品也只选了贾谊《过秦论》、班彪《王命论》、曹冏《六代论》等几篇，足见写好一篇政论文是何等不易。魏晋之后，虽然政论文章日渐增多，甚至明清时期的政论文数量超过唐宋数十倍之多，但或因作者政治敏感性差，或因作者文学修养和积淀难以望唐宋名家之项背，杰出之作不能说没有，但用“披沙拣金”来评价，似乎不为过分。鲁迅先生曾感叹“一切好诗，到唐代都作完了”，如果我们说：“一切好的政论文，到宋代都写尽了”，想必鲁迅先生也会首肯。

本书选注的政论文，大都是历代传诵不歇的名篇佳作。虽然小小一本书不可能把唐宋两个王朝的政论文精华囊括殆尽，但所选篇目，则全都是精品之作。为了尽量照顾到不同时期（如初、盛、中、晚唐），不同侧重点的论述（如偏重史论、偏重当时之论、偏重教化、偏重军事等），不同风格的作品（如凝重深沉的柳宗元《封建论》、慷慨激烈的陈东《上高宗第一书》等），所以即便是最优秀的政论文作家如韩愈、苏轼、王安石等，我们也只选了一两篇，这一点需要在前言中向读者说明。

阅读这些优秀的政论文，不仅仅会使读者增强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提高自我写作能力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篇篇精金粹玉，给我们揭示了前哲以国家为重、以民生为重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崇高的人格力量。这些论文大多是“逆鳞”之作，向天子提建议，乃至抨击朝政、开罪权相，不身处其境的人很难体会到作者的万分勇气，只有把这些议

论搁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，我们才能真正体味到它们是何等的沉重！愿我们的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同时，在为他们的侃侃议论所折服的同时，更能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

目 录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谏太宗十思疏      | 魏 徵 (1)   |
| 谏用刑书        | 陈子昂 (3)   |
| 原道          | 韩 愈 (18)  |
| 原毁          | 韩 愈 (29)  |
| 论佛骨表        | 韩 愈 (33)  |
| 封建论         | 柳宗元 (42)  |
| 汉将李陵论       | 白居易 (57)  |
| 两汉辨亡论       | 权德舆 (62)  |
| 吴季子札论       | 独孤及 (75)  |
|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| 陆 贽 (81)  |
| 罪言          | 杜 牧 (92)  |
| 待漏院记        | 王禹偁 (105) |
| 息戍          | 尹 淬 (110) |
| 叙燕          | 尹 淬 (116) |
| 朋党论         | 欧阳修 (122) |
| 六国论         | 苏 洵 (126) |
| 项籍论         | 苏 洵 (131) |
| 心术          | 苏 洵 (138) |
| 患盗论         | 刘 故 (142) |
|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   | 王安石 (147) |

兴贤	王安石	(156)
刑赏忠厚之至论	苏 轼	(159)
留侯论	苏 轼	(164)
决壅蔽	苏 轼	(169)
贾谊论	苏 轼	(176)
游士失职之祸	苏 轼	(182)
教战守策	苏 轼	(190)
三国论	苏 辙	(195)
乞毋割地与金人书	宗 泽	(201)
上高宗第一书	陈 东	(205)
议国是	李 纲	(214)
戊午上高宗封事	胡 铨	(224)
论涵养人才札子	张孝祥	(234)
上孝宗皇帝第一书	陈 亮	(237)
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	虞允文	(266)
审势	辛弃疾	(270)
君道	邓 牧	(278)

# 谏太宗十思疏

魏徵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<sup>[1]</sup>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安，臣虽下愚<sup>[2]</sup>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<sup>[3]</sup>？人君当神器之重<sup>[4]</sup>，居域中之大<sup>[5]</sup>，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

凡昔元首<sup>[6]</sup>，承天景命<sup>[7]</sup>，善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。岂取之易、守之难乎？盖在殷忧<sup>[8]</sup>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<sup>[9]</sup>；傲物则骨肉为行路<sup>[10]</sup>。虽董之以严刑<sup>[11]</sup>，振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<sup>[12]</sup>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维人；载舟覆舟<sup>[13]</sup>，所宜深慎！

诚能见可欲<sup>[14]</sup>，则思知足以自戒；将有作<sup>[15]</sup>，则思知止以安人；念高危<sup>[16]</sup>，则思谦冲而自牧<sup>[17]</sup>；惧满盈<sup>[18]</sup>，则思江海下百川；乐盘游<sup>[19]</sup>，则思三驱以为度<sup>[20]</sup>，忧懈怠，则思慎始而敬终；虑壅蔽，则思虚心以纳下<sup>[21]</sup>；惧谗邪，则思正身以黜恶；恩所加，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；罚所及，则思无以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宏兹九得<sup>[22]</sup>。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

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并用，垂拱而治<sup>[23]</sup>，何必劳神苦思，代百司之职役哉<sup>[24]</sup>！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魏徵（580—643）字玄成，邢州巨鹿（今河北省巨鹿县）人，生于隋末唐初。唐太宗时，拜谏议大夫、检校侍中。在朝敢言，先后陈奏二百余事，有时太宗十分恼怒，他依旧神色自若，太宗为之霁威。曾主持编修《五代史》，对史实审核严密，多有损益，时称良史。后拜太子太师，以疾卒于官。太宗曾感叹道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徵歿，朕失一镜矣！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[1] 浚：疏通。
- [2] 下愚：十分愚笨。
- [3] 明哲：圣明的哲人。此处指当朝皇帝唐太宗。
- [4] 神器：本指天下，此处指皇帝之位。
- [5] 域中：方域之中，指天下。
- [6] 元首：帝王。
- [7] 承天：上承天意。景命：明命。
- [8] 殷忧：深深的忧虑。
- [9] 胡越为一体：北胡和南越都能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。
- [10] 行路：陌路之人。言骨肉疏远，各不相关。

- [11] 董之：对其施以监督。
- [12] 苟免：侥幸求免。不怀仁：没有仁义之心。
- [13] 载舟覆舟：《荀子》说：“夫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意谓百姓既能拥戴圣明的帝王，也能推翻暴虐的君主。
- [14] 见可欲：发现自己有什么欲求。
- [15] 有作：这里指兴建宫室殿堂等豪华建筑。
- [16] 高危：极高的地位。
- [17] 谦冲：谦虚谨慎。自牧：自己管束自己。
- [18] 满盈：由骄傲自大带来的损失。
- [19] 盘游：不加节制地狩猎游玩。
- [20] 三驱：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天子诸侯无事，一岁可以田猎三次。
- [21] 纳下：虚心听取臣下的建议。
- [22] 九得：即九德。得通“德”。此处指多种美德。
- [23] 垂拱而治：垂衣拱手，不用操劳而治理天下。
- [24] 百司：各个职能部门。职役：职事、职责。

## 谏用刑书

陈子昂

将仕郎，守麟台正字臣陈子昂谨顿首冒死诣阙上疏<sup>[1]</sup>：臣本蜀之匹夫<sup>[2]</sup>，宦不望达<sup>[3]</sup>。陛下过意<sup>[4]</sup>，擢臣

草莽之下<sup>[5]</sup>，升在麟台之阁。光宠自天<sup>[6]</sup>，卓若日月。微臣固陋，将何克负<sup>[7]</sup>？然臣闻忠臣事君，有死无二。怀佞不谏<sup>[8]</sup>，罪莫大焉。况在明圣之朝，当不讳之日<sup>[9]</sup>，方复钳口下列<sup>[10]</sup>，俯仰偷荣<sup>[11]</sup>，非臣之始愿也。不胜愚惑，辄奏狂昧之说，伏惟陛下少加察焉<sup>[12]</sup>。

臣闻古之御天下者，其政有三。王者化之<sup>[13]</sup>，用仁义也。霸者威之<sup>[14]</sup>，任权智也<sup>[15]</sup>。强国胁之<sup>[16]</sup>，务刑罚也。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；威之不变然后刑之。故至于刑，则非王者所贵矣。况欲光宅天下<sup>[17]</sup>，追功上皇<sup>[18]</sup>，专任刑杀以为威断，可谓策之失者也。

臣伏睹陛下圣德聪明，游心太古<sup>[19]</sup>。将制静宇宙<sup>[20]</sup>，保乂黎人<sup>[21]</sup>。发号施令，出于诚慊<sup>[22]</sup>。天下苍生，莫不想望圣风，冀见神化<sup>[23]</sup>。道德为政<sup>[24]</sup>，将待于陛下矣。且臣闻之，圣人出必有驱除<sup>[25]</sup>，盖天人之符应休命也<sup>[26]</sup>。日者东南微孽<sup>[27]</sup>，敢谋乱常<sup>[28]</sup>，陛下顺天行诛，罪恶咸服<sup>[29]</sup>。岂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？而执事者不察天心<sup>[30]</sup>，以为人意<sup>[31]</sup>。恶其首乱倡祸，法合诛屠<sup>[32]</sup>，将息奸源<sup>[33]</sup>，穷其党与<sup>[34]</sup>。遂使陛下大开诏狱<sup>[35]</sup>，重设严刑。冀以惩创观于天下<sup>[36]</sup>。逆党亲属及其交游<sup>[37]</sup>，有迹涉嫌，辞相逮引<sup>[38]</sup>，莫不穷捕考讯，枝叶蟠孥<sup>[39]</sup>，大或流血<sup>[40]</sup>，小御魑魅<sup>[41]</sup>。至有奸人荧惑<sup>[42]</sup>，乘险相诬<sup>[43]</sup>，纠告疑似<sup>[44]</sup>，冀图爵赏，叫于阙下者<sup>[45]</sup>，日有数矣<sup>[46]</sup>。于时朝廷皇皇<sup>[47]</sup>，莫能自固<sup>[48]</sup>，海内倾听，以相惊恐。赖陛下仁慈，悯斯危惧<sup>[49]</sup>，赐以恩诏，许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论<sup>[50]</sup>。时人获泰，谓生再

造<sup>[51]</sup>。愚臣窃亦欣然贺陛下，圣明得天下之机也<sup>[52]</sup>。不谓议者异见<sup>[53]</sup>，又执前图<sup>[54]</sup>。比者刑狱纷纷复起<sup>[55]</sup>。陛下不深思天意，以顺休期。尚以督察为理<sup>[56]</sup>，威刑为务。使前者之诏不信于人。愚臣昧焉<sup>[57]</sup>，窃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吊人之意也<sup>[58]</sup>。

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。曩属北胡侵塞<sup>[59]</sup>，西戎寇边<sup>[60]</sup>，兵革相屠，向历十载。关河自北<sup>[61]</sup>，转输幽燕<sup>[62]</sup>，秦蜀之西，驰骛湟海<sup>[63]</sup>，当时天下疲极矣。重以大兵之后<sup>[64]</sup>，屡遭凶年<sup>[65]</sup>，流离饥饿，死丧略半<sup>[66]</sup>。幸赖陛下以至圣之德，抚宁兆人<sup>[67]</sup>，边境获安，中国无事<sup>[68]</sup>，阴阳大顺，年谷累登，天下父子得相养矣<sup>[69]</sup>。故扬州构祸<sup>[70]</sup>，殆有五旬<sup>[71]</sup>，而海内晏然，纤尘不动，岂非天下蒸庶厌凶乱哉<sup>[72]</sup>？臣以此卜之<sup>[73]</sup>，知百姓思安久矣。今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<sup>[74]</sup>，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，欲以察察为政<sup>[75]</sup>，肃理寰区<sup>[76]</sup>。臣愚暗昧，窃有大惑。

且臣闻刑者，政之末节也<sup>[77]</sup>。先王以禁暴整乱<sup>[78]</sup>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今天下幸安，万物思泰。陛下乃以末节之法，察理平人<sup>[79]</sup>。臣愚以为非适变随时之义也<sup>[80]</sup>。顷年以来<sup>[81]</sup>，伏见诸方告密，囚累百千辈，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。及其穷究，百无一实。陛下仁恕，又屈法容之<sup>[82]</sup>。傍讦他事<sup>[83]</sup>，亦为推劾。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<sup>[84]</sup>，睚眦之嫌即称有密<sup>[85]</sup>。一人被讼，百人满狱。使者推捕，冠盖如云<sup>[86]</sup>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，天下喁喁<sup>[87]</sup>，莫知宁所<sup>[88]</sup>。

臣闻自非圣人<sup>[89]</sup>，不有外患，必有内忧，物理之自

然也<sup>[90]</sup>。臣不敢以远古言之，请借隋而况<sup>[91]</sup>。臣闻长老言，隋之末代，天下犹平。炀帝不龚<sup>[92]</sup>，穷毒威武。厌居皇极<sup>[93]</sup>，自总元戎<sup>[94]</sup>。以百万之师观兵辽海，天下始骚然矣。遂使杨玄感挟不臣之势<sup>[95]</sup>，有大盗之心，欲因人谋，以窃皇业。乃称兵中夏<sup>[96]</sup>，将据洛阳<sup>[97]</sup>，哮嘲之势倾宇宙矣<sup>[98]</sup>。然未逾月，而首足异处。何者？天下之弊，未有土崩，蒸人之心<sup>[99]</sup>，犹望乐业。炀帝不悟，暗忽人机<sup>[100]</sup>。自以为元恶既诛，天下无巨猾也<sup>[101]</sup>。皇极之任，可以刑罚理之。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<sup>[102]</sup>，大穷党与，海内豪士，无不罹殃。遂至杀人如麻，流血成泽。天下靡然<sup>[103]</sup>，始思为乱矣。于是萧铣、朱粲起于荆南<sup>[104]</sup>，李密、窦建德乱于河北<sup>[105]</sup>。四海云摇，遂并起而亡隋族矣<sup>[106]</sup>。岂不哀哉？长老至今谈之，委曲如是<sup>[107]</sup>。

臣窃以此上观三代夏、殷、周兴亡，下逮秦、汉、魏、晋理乱，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。夫大狱一起，不能无滥<sup>[108]</sup>。何者？刀笔之吏<sup>[109]</sup>，寡识大方<sup>[110]</sup>。断狱能者，名在急刻<sup>[111]</sup>。文深网密<sup>[112]</sup>，则共称至公<sup>[113]</sup>。爰及人主<sup>[114]</sup>，亦谓其奉法。于是利在杀人<sup>[115]</sup>，害在平恕<sup>[116]</sup>。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，非憎于人也，而利在己。故上以希人主之旨<sup>[117]</sup>，下以图荣身之利。徇利既多<sup>[118]</sup>，则不能无滥。滥及良善，则淫刑逞矣<sup>[119]</sup>。夫人情莫不自爱其身，陛下以此察之，岂能无滥也？冤人吁嗟，感伤和气<sup>[120]</sup>。和气悖乱，群生疠疫。水旱随之，则有凶年。人既失业，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<sup>[121]</sup>。顷来亢阳愆候<sup>[122]</sup>，

密云而不雨，农夫释耒<sup>[123]</sup>，瞻望嗷嗷。岂不由陛下之有圣德而不降泽于下人也？倘旱遂过春<sup>[124]</sup>，废于时种<sup>[125]</sup>，今年稼穡，必有损矣。陛下何不敬承天意，以泽恤人？臣闻古者明王重慎刑罚，盖惧此也。《书》不云乎<sup>[126]</sup>？与其杀无辜，宁失不经<sup>[127]</sup>。陛下奈何以堂堂之圣，犹务强、霸之威哉？愚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

且愚人安则乐生<sup>[128]</sup>，危则思变。故事有招祸<sup>[129]</sup>，而法有起奸<sup>[130]</sup>。倘大狱未休，支党日广<sup>[131]</sup>，天下疑惑，相恐无辜<sup>[132]</sup>，人情之变，不可不察。昔汉武帝时<sup>[133]</sup>，巫蛊狱起<sup>[134]</sup>。江充行诈<sup>[135]</sup>，作乱京师。致使太子奔走，兵交宫阙，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，刘氏宗庙几倾覆矣。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上书<sup>[136]</sup>，幡然感悟<sup>[137]</sup>，夷江充三族<sup>[138]</sup>，余狱不论<sup>[139]</sup>，天下少以安尔。臣每读《汉书》至此，未尝不为戾太子流涕也<sup>[140]</sup>。古人云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伏愿陛下念之。

今臣不避汤镬之罪<sup>[141]</sup>，以蝼蚁之命轻触宸严<sup>[142]</sup>，臣非不恶死而贪生也。诚恐负陛下恩遇。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聪明，亦非敢欲陛下顿息刑罚<sup>[143]</sup>，望在恤刑尔<sup>[144]</sup>。乞与三事大夫图其可否<sup>[145]</sup>。夫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无以臣微而忽其奏<sup>[146]</sup>，天下幸甚。臣子昂诚惶诚恐，死罪死罪！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陈子昂（661—702）字伯玉，梓州射洪（今四川省射洪县）人，唐睿宗文明元年（684）进士。武则天召为麟